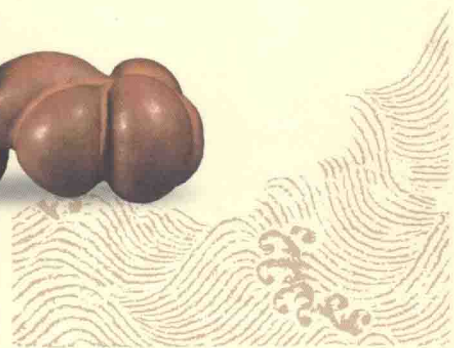


王世襄集

说葫芦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王世襄集

说葫芦

王世襄 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说葫芦 / 王世襄著. --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13.7

(王世襄集)

ISBN 978-7-108-04283-5

I. ①说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葫芦科—民间工艺—
中国 IV. ①J5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2665 号

责任编辑 张 荷 王 竞

装帧设计 蔡立国 薛 宇

责任印制 卢 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毫米 × 1020 毫米 1/16 印张 12.5

定 价 6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出版说明

2009年11月28日,王世襄先生在北京去世,享年95岁。随着王先生的辞世,他的研究及学问,即将成为真正的绝学。为使这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学散发出璀璨的光芒,为后人所继承、发展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特推出《王世襄集》,力图全面、系统地展现王氏绝学。

王世襄,号畅安,汉族,祖籍福建福州,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。学者、文物鉴赏家。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学士学位,1941年获硕士学位。1943年在四川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。1945年10月任南京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,在北京、天津追还战时被劫夺的文物。1948年5月由故宫博物院指派,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,赴美国、加拿大考察博物馆。1949年8月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。1953年6月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任副研究员。1961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授《中国家具风格史》。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、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。1980年,任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。1986年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。2003年12月3日,荷兰王子约翰·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“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”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明式家具的研究,奠定了该学科的基础,把明式家具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王世襄先生学识渊博,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。他的研究范围广泛,涉及书画、家具、髹漆、竹刻、民间游艺、音乐等多方面。他的研究见解独到、深刻,研究成果惠及海内外。《王世襄集》收入包括《明式家具研究》、《髹饰录解说》、《中国古代漆器》、《竹刻艺术》、《说葫芦》、《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》、《蟋蟀谱集成》、《中国画论研究》、《锦灰堆:王世襄自选集》(合编本)、《自珍集:俚松居长物志》共十部作品,堪称其各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,集中展现了王世襄先生的学问与人生。

其中，《蟋蟀谱集成》初版时为影印，保留了古籍的原貌，但于今日读者阅读或有些许不便。此次收入文集，依王先生之断句，加以现代标点，以利于读者阅读。《竹刻艺术》增补了王先生关于竹刻的文章若干，力图全面展现王先生在竹刻领域的成果和心得。“锦灰堆”系列出版以来，广受读者喜爱，已成为王世襄先生绝学的集大成者；因是不同年代所编，内容杂糅，此次收入《王世襄集》，重新按门类编排，辑为四卷，仍以《锦灰堆：王世襄自选集》为名。启功先生曾言，王世襄先生的每部作品，“一页页，一行行，一字字，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”。其中风雅，细细品究，当得片刻清娱；其中岁月，慢慢琢磨，读者更可有所会心。

《王世襄集》的编辑工作始于王世襄先生辞世之时。工作历经三载，得到了许多喜爱王世襄先生以及王氏绝学人士的支持和帮助，也得到了王世襄家人的大力协助，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，在此谨表真诚谢意。期待《王世襄集》的出版，能将这些代表中华文化并被称为“绝学”的学问保存下来，传承下去。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编辑部

2013年6月



《葫芦图》黄永玉

繫而不食聖人徒玩物成象古而不奪



得天工傳妙手畫款何必指葫蘆

不究不樂故常寬人可天樛妙莫宣

休問此亦裝甚約一瓢也足是顏淵

物安道及鶴羽成去後後為葫蘆作說多

能鄙事賢者然後示此也家國民俗文化淵

源正深蘊藏亦富暢安沈潛此間採慶

寢食雖不為往聖繼絕學其亦為民族留

傳統乎

辛未中秋

苗子



序 言

“玩物丧志”这句话，见于所谓伪古文《尚书》，好似“玩物”和“丧志”是有必然因果关系的。近代番禺叶遐庵先生有一方收藏印章，印文是“玩物而不丧志”。表面似乎很浅，易被理解为只是声明自己的玩物能够不至丧志，其实这句印文很有深意，正是说明玩物的行动，并不应一律与丧志联在一起，更不见得每一个玩物者都必然丧志。

我的一位挚友王世襄先生，是一位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。大家二字，并非专指他名头高大，实为说明他的玩物是既有广度，又有深度。

先说广度。他深通中国古典文学，能古文，能骈文；能作诗，能填词。外文通几国的我不懂，但见他待思索地率意聊天，说的是英语。他写一手欧体字，还深藏若虚地画一笔山水花卉。喜养鸟、养鹰、养猎犬，能打猎；喜养鸽，收集鸽哨；养蟋蟀等虫，收集养虫的葫芦。玩葫芦器，就自己种葫芦，雕模具，制成的葫芦器上有自己的别号，曾流传出去，被人误认为古代制品，印入图录，定为乾隆时物。

再说深度。他对艺术理论有深刻的

理解和透彻的研究。把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条分缕析，使得一向说得似乎玄妙莫测而且又千头万绪的古代论画著作，搜集爬梳，既使纷繁纳入条理，又使深奥变为显豁。读起来，那些抽象的比拟，都可以了如指掌了。

王先生于一切工艺品不但都有深挚的爱好，而且都要加以进一步的了解，不辞劳苦地亲自解剖。所谓解剖，不仅指拆开看看，而是从原料、规格、流派、地区、艺人的传授等等，无一不要弄得清清楚楚。为弄清楚，常常谦虚、虔诚地拜访民间老工艺家求教。因此，一些晓市、茶馆，黎明时民间艺人已经光临，他也绝不迟到，交下了若干行中有若干项专长绝技的良师益友。“相忘江湖”，使得那些位专家对这位青年，谁也不管他是什么家世、学历、工作，更不用说有什么学问著述，而成了知己。举一个有趣的小例。他爱自己炒菜，每天到菜市排队。有一位老庖师和他谈起话来说：“干咱们这一行……”就这样，把他真当成同行。因此也可以见他的衣着、语言、对人的态度，和这位老师傅是如何地水乳，使这位老人不疑他不是“同行”。

王先生有三位舅父，一位是画家，两位是竹刻家。画家门生众多，是一代宗师。竹刻家除传下竹刻作品外，只留下些笔记材料，交给他整理。他于是从头讲起，把刻竹艺术的各个方面周详地叙述，并阐发亲身闻见于舅父的刻竹心得，出版了那册《刻竹小言》，完善了也是首创了刻竹艺术的全史。

他爱收集明清木器家具，家里院子大，房屋多，家具也就易于陈设欣赏。忽然全家凭空被压缩到一小间屋中去住，一住住了十年。十年后才一间一间地慢慢松开。家具也由一旦全部被人英雄般地搬走，到神仙般地搬回，家具和房屋的矛盾是不难想象的。就是这样的搬去搬回，还不止一次。那么家具的主人又是如何把这宗体积大、数量多的木器收进一间、半间的“宝葫芦”中呢？毫不神奇，主人深通家具制造之法，会拆卸，也会攒回，他就拆开捆起，叠高存放。因为怕再有英雄神仙搬来搬去，就没日没夜地写出有关明式家具的专书，得到海内外读者的喝彩。

最近又掏出尘封土积中的葫芦器，其中有的是他自己种出来的。制造器皿的过程是从画式样、镞模具起，经过装套在嫩小葫芦上，到收获时打开模子，选取成功之品，再加工镶口装盖以至髹漆葫芦里等。可以断言，这比亲口咀嚼“粒粒辛苦”的“盘中餐”，滋味之美，必有过之而无不及！现在和那些木器家具一样，免于再积入尘土，赶紧写出这部《说葫芦》专书，使工艺美术史上又平添出一部重要的科学论著。我们优先获得阅读的人，得以分尝盘中辛苦种出的一粒禾，其幸福欣慰之感，并不减于种禾的主人。

写到这里，不能不再谈王先生深入研究的一项大工艺，他全面地、深入地研究漆工的全部技术。不止如上说到的漆葫芦器里。大家都知道，木器家具与漆工是密不可分的。王先生为了真正地、内行地、历史地了解漆工技术，我确知他曾向多少民间老漆工求教。众所周知，民间工艺家，除非是自己可信的门徒是绝不轻易传授秘诀的。也不必问王先生是否屈膝下拜过那些身怀绝技的老师傅，但我敢断言，他所献出的诚敬精神，定比有形的屈膝下拜高多少倍，绝不是向身怀绝艺的人颐指气使地命令说“你们给我掏出来”所能获得的。我听说过漆工中最难最高的技术是漆古琴和修古琴，我又知王先生最爱古琴，那么他研究漆工艺术是由古琴到木器，还是由木器到古琴，也不必询问了。他批注过惟一的一部讲漆工的书《髹饰录》。我们知道，注艺术书注词句易，注技术难。王先生这部《髹饰录解说》不但开辟了艺术书注解的先河，同时也是许多古书注解所不能及的。如果有人怀疑我这话，我便要问他，《诗经》的诗怎么唱？《仪礼》的仪节什么样？周鼎商彝在案上哪里放？古人所睡是多长多宽的炕？而《髹饰录》的注解者却可以盎然自得地傲视郑康成。这一段话似乎节外生枝，与葫芦器无关，但我要郑重地敬告读者：王世襄先生所著的哪怕是薄薄的一本小册，内容讲的哪怕是区区一种小玩具，他所倾注的心血精力，都不减于对《髹饰录》的注解。

旧时社会上的“世家”中，无论为官的、有钱的、读书的，有所玩好，都讲“雅玩”。“雅”字不仅是艺术的观念，也是摆出身份的标准。“玩”字只表示

是居高临下的欣赏，不表示研究。其实不研究的欣赏，没有不是“假行家”。而“假行家”又“上大瘾”的，就没有不丧志的。怎样丧志，不外乎巧取豪夺，自欺欺人，从丧志沦为丧德。而王世襄先生的“玩物”，不是“玩物”而是“研物”；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。他向古今典籍、前辈著献、民间艺师取得的

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，写出了这部已出版、未出版、将出版的书。可以断言，这一本本、一页页、一行行、一字字，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，并不止《说葫芦》这一本！




启功

1991年3月3日

目 录

葫芦图	黄永玉	3	二、畜虫葫芦各部位分述	34
题辞	黄苗子	3	三、秋山捉蝈蝈	37
序言	启功	4	四、育虫与选虫	39
			五、鸣虫之畜养	42
前言		I	图版	
上卷			说明	48
一、天然葫芦		4	图版	49
二、勒扎葫芦		7	插图目录	175
三、范制葫芦		9	图版目录	179
四、火画葫芦		18	附录	180
五、押花葫芦		21	附：对《说葫芦》、《中国葫芦》 两书之改正与补充	186
六、针划葫芦		25	王世襄编著书目	189
七、刀刻葫芦		26		
下卷				
一、鸣虫种类与所用葫芦		28		

前言

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发现葫芦子^①，可知我国种植葫芦已有七千年历史。甲骨文已有“壶”（、、）字^②，像葫芦之形，是先民用葫芦作水浆容器之证。其后虽以陶、铜等各种物质为之，仍名曰壶，且逐渐成为容器之专用名称。千百年后，“壶”之本义为葫芦反日益淡漠矣。

“葫芦”一称，唐代始流行^③，古则称之为壶、曰瓠、曰匏，均见《诗》三百篇。《豳风》“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”；《小雅》“幡幡瓠叶，采之亨（烹）之”；《邶风》“匏有苦叶”是也。《诗》郑笺：“壶，瓠也。”许慎《说文》：“瓠，匏也。”又曰：“匏，瓠也。”三者可互训，故李时珍谓“古人壶、瓠、匏三名，皆可通用，初无分别”^④。宋代以后，葫芦品种繁衍，元王桢《农书》言及有大、小、长柄、亚腰等不同形态之葫芦（见后引文）。《本草纲目》壶卢条则称：“后世以长如越瓜，首尾如一者为瓠，瓠之一头有腹长柄者为悬瓠，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，匏之有短柄大腹者为壶，壶之细腰者为葫芦。各分名色，迥异于古。”^⑤所言为明代葫芦品种及名称。清代以还，北京

以身细而长者为瓠，体硕腹大者为匏。破匏为二，可以挹水者为瓢。细腰（亦称约腰或亚腰）者为葫芦（或写作壶卢）。葫芦亦用作匏、瓠等各种葫芦之总称。今本书以葫芦名篇，即取此义，因所收实物备赅不同品种，亦缘此称通俗易懂，尽人皆知也。

葫芦可供食用，子曰：“吾岂瓠瓜也哉，焉能系而不食！”^⑥适足证古为主要园蔬，其有益民生，居园蔬之首，《农书》言之尤详：“匏之为用甚广，大者可煮作素羹，可和肉作荤羹，可蜜煎作果，可削条作干。小者可作盒盏，长柄者可作喷壶，亚腰者可盛药饵，苦者可治病。”又曰：“瓠之为物也，累然而生，食之无穷，烹饪咸宜，最为佳蔬。种得其法，则其实硕大。小之为壶勺，大之为盆盎，肤瓠可以喂猪，犀瓣可以灌烛，举无弃材，济世之功大矣。”^⑦此外匏为八音之一，自古即用作笙、竽等乐器^⑧，至今苗族仍广泛使用。裁匏成轮，车床旋转，为治玉抛光不可或缺之工具。其功更莫大于系以涉水，所谓“中河失船，一壶千金”^⑨，实即堪托死生之救生圈。考古植物学家游修龄曾撰《葫芦的家世》

① 浙江省文管会等：《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》，《文物》1976年第8期。

② 甲骨文三“壶”字，分别见董作宾：《殷虚文字外编》441；董作宾：《小屯，殷虚文字乙编》2144；董作宾：《小屯，殷虚文字乙编》3864。

③ 隋陆法言《广韵》：“瓠，瓠也。”“瓠，瓠也。”当为葫芦之早期写法。“葫芦”两字，唐代文献始大量出现。如《酉阳杂俎》记载镂身者在臂上刺有葫芦精形象。《晋公遗语》：“唐世风俗贵重葫芦酱。”《记事珠》：“唐世风俗重葫芦酱，桃花醋。”《唐书，礼乐志》：“高丽伎有……葫芦笙。”

④ 李时珍：《本草纲目》卷二十八壶卢条，195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。按王念孙持论与李时珍同：“匏也，瓢也，瓠也，实一物也。瓠，瓠也，或作瓠，或作瓠。”见《广雅疏证》卷十上，商务印书馆《万有文库》本。

5 见④。

6 见《论语·阳货》。

7 据《古今图书集成·草木典》第四十七卷《瓠部》引王氏《农书》。乾隆武英殿聚珍版本王桢《农书》与此略有出入。

8 罗愿：《尔雅翼》卷八《瓠》：“瓠有柄曰悬瓠，可为笙，曲沃者尤善。秋乃可用，用则漆其里。瓠在八音之一，古者笙十三簧，竽三十六簧，皆列管瓠内，施簧管端。”《学津讨原》本。

9 见《鸚冠子·学问篇》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10 游修龄：《葫芦的家世——从河姆渡出土的葫芦种子谈起》，《文物》1977年第8期。

一文，列举多种用途，并谓“如与各国比较，全面利用葫芦莫如我国者，可谓举世无二”¹⁰。惟笔者以为尚有十分重要一面罕经人道，即葫芦有特殊之体质，美妙之色泽，故可制成观赏价值极高的艺术品及工艺品。本书所收百数十器，盘、碗、瓶、壶、炉、罐、盂、盒之外，堂上陈设，案头清供，闺房佩饰，乐器音槽，无不有之。他如簪花注水，贮药盛烟，呼鸟饲鹰，畜虫系鸽诸具，亦足以赏心悦目，养性怡情。其中尤以范制葫芦，自然生成，而造型结体，文字画图，悉随人意，真可谓巧夺天工，实为我国独有之特殊工艺，而西方人士讶为不可思议者，诃不应大书特书。此外复有多种装饰方法，使之生色增辉。绳网勒扎，交互呈文，仿佛花苞欲绽，彩结成球。燃香火画，可缩名山大川于盈寸之间，移嘉卉奇葩于指掌之上。坚刃研押，浮雕隐起，恍如竹刻之薄地阳文。针划墨染，细若游丝，视刻瓷尤为纤密。煮红刀刻，流畅快利，与宋磁州窑同一民间意趣。故葫芦之美，美不胜收，不

妨称之为葫芦艺术或葫芦文化。

葫芦之天然美、人工美，前人虽有言及，惟片言只语，遗阙尚多，今为表而出之，乃有斯篇之作。本书上卷分篇叙述天然及诸般人工雕饰葫芦，下卷谈贮养鸣虫葫芦及其饰件。所收实例，均有彩图，并附简略说明。间加插图，俾供参照，有关文献，非随手可以拣得又未录全文者，收入附录，以备查阅。

葫芦至此，已尽欲言。顾不能自己，又信笔所之，写成捉虫、育虫、养虫等篇。良以葫芦静止，有虫则灵，声出于中，愈增其美。言葫芦而不遗鸣虫，亦犹爱屋之及乌也。更以葫芦畜虫，由来已久，为博视听欢娱，破寒冬寂寞，萃多人之心力，寄无限之情思，长期研习，世代相传，乃形成特殊之耽爱。鸣声务求其悦耳，器用不厌其妍华。凡此虽得诋之为玩物丧志，亦喜其可冶性陶情。毁誉纵横，终不失为我国独有之民间习俗。鉴于明清以来，鲜有形诸笔墨，故不辞琐屑，缕缕述之。知我罪我，皆非所计也。

上
卷



一 天然葫芦

天然葫芦有纯属天然与裁切成器之别。前者可喻之为天生璞玉，后者为成器而破形，已是大璞不完矣。

古人每以匏或瓢作室名、别号。陈邦彦室曰匏庐，彭鏞号匏庵道人，吴宽号匏庵先生，钱载号匏尊，黄慎号瘦瓢，此皆广为人知者。其中或只以匏自况，或因藏匏而得名。至所藏者为纯属天然，抑已裁切成器则难详考矣。

纯属天然葫芦，寻常者弃不足惜，故难保存。端正停匀，肌理光洁，百不得一，始为人重。画家为高人逸士写照，身背葫芦，或缘系杖头，多属此类。金麻九疇植匏诗“何如游子杖挑来”^①，所咏似为未经裁切之天然葫芦。

唐张说有《咏瓢》诗：“美酒酌悬瓢，真淳好相映。蜗房卷堕首，鹤颈抽长柄。雅色素而黄，虚心轻且劲。岂无雕刻者，贵此成天性。”^②所咏乃取天然葫芦，不施雕饰，只经裁切制成之器。

葫芦之特大特小者亦难得。本书图版1即为罕见之大约腰葫芦。特小者唐韦肇《瓢赋》已有“有以小为贵”之句(附录1)。陆放翁诗则曰“色似栗黄形似茧，恨渠不识小葫芦”，言贵人佩金鱼，何

如野人之佩小葫芦。又曰“行过山村倾社看，绝胜小剑压戎衣”(附录2)，言身佩小葫芦，村人倾社出看，不胜艳羨，可见唐、宋时已为人所重。高濂《燕闲清赏笺》称：“小葫芦形仅寸许……用为披风钮子，有物外风致。但难于成功，亦难美好，为可恨也。”^③屠隆亦珍爱小葫芦，《游具笺》所述与高略同(附录3)。《曼盒壶芦铭》称：“小壶卢极难种，有极小可为耳珰者，一双直百余金。”^④予曾见小葫芦与珍珠、珊瑚、象牙须梳同缀成串，佩老人襟际。其天生丽质视珠牙诸珍宝不多让。

并蒂骈生葫芦更为难得，一大一小者固稀有，同大如孪生者尤为可贵，张叔未于嘉庆六年在琉璃厂古董肆见双结葫芦，价昂不可得，因有“昔见双壶双结联，欲购厂肆囊无钱”之叹，可见当时已作为骨董，且价必可观。

在理^⑤人家多在中堂供养天然葫芦，三枚、五枚或七枚为一堂，不仅贵在枚数完好，更讲求全堂之仪容。大者居中，左右递小，一一相称，莹澈无瑕，艳如重枣，浑然一色，方是奇珍。蒂柄(通称曰“本”)尤不可伤，即些微须蔓，

① 据《佩文斋广群芳谱》卷十七《壶卢》条引文引。

② 据《全唐诗》页222，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。

③ 高濂：《遵生八笺》卷十六《盆种小葫芦》，光绪甲申重刊本。

④ 叶金寿：《曼盒壶芦铭》，《美术丛书》三集四辑四册，神州国光社排印本。

⑤ 北京人家多奉“在理教”，简称“在理”。教规主要戒烟酒，供桌上陈置大小葫芦为在理之家常年习俗。据《国语辞典》页3386：在理教为“白莲教之支派，清初创于山东人杨来如，言在儒、释、道三教之理中，故名。明亡，来如志切兴复，创立此教。其制不设像，不焚香，戒烟酒，不禁茹葷。北人信奉者众，乃供奉慈航大士，以避清廷耳目”。

亦爱惜护持，视同头目脑髓。

葫芦制器，肇自远古。甲骨文之“壶”字，颜回之“一瓢饮”，《豳风》之“八月断壶”，均为较早之文献。南齐卞彬，不仅饮酒用瓠壶、瓢勺，且以“大瓠为火笼”^⑥。葫芦易燃，而竟用作笼火之具，故史称其“多诸诡异”。唐韦肇《瓢赋》：“器为用兮则多，体自然兮能几？惟兹瓢之雅素，禀成象而瓌伟。……离芳叶，配金壶，虽人斯造制，而天与规模。柄非假操而直，腹非待剖而刳。……黄其色以居贞，圆其首以持重。”（附录1）对葫芦之天生质色，自然成形，便于制器，瑰伟不凡，赞颂备至。《前赤壁赋》有“驾一叶之扁舟，举匏尊以相属”之句，是坡仙饮酒亦尝用葫芦器。元王恽有《匏瓜亭》诗：“君家匏瓜尽尊彝，金玉虽良适用齐。”^⑦乃谓葫芦可制成多种器物，金玉虽良，未必有其适用。明代以降，制者愈多。忧国忧民如杨忠愍公，亦曾制酒器而铭之。据钱箴石先生所记，器“高六寸，容半升，肤色黄栗，滑不留手。上刻小行书云：‘酿成四海合欢酒，欲共苍生同醉歌。嘉靖己酉岁秋九月诗。椒山。’”^⑧高濂称方古林作瘦瓢，“就物制作妙入神”^⑨，亦似取天然葫芦裁切而成。

浙江携李，更以匏尊著称，驰名遐迩，人争购之，《嘉兴府志》竟列入《物产》门^⑩，成为一方特有之工艺品。其制始于明遗民巢鸣盛。《静志居诗话》称：“巢孝廉鸣盛端明，绕屋种匏凡十余种，长如鹤胫，纤若蜂腰，杯勺之外，室中所需器物，莫非匏者。远迹争效之，携李匏尊，不胫而走海内。”^⑪朱竹垞曾为所制尊作铭，有“截为杯勺与俗殊，……物微奚足道，难得高人制”^⑫之句。盖正因所植品种齐备，故能制成多种器用。

当地石佛寺僧能仿制，亦称妙手，第揩磨之工较逊^⑬。此后邑人王应芳，字蟾采，善治匏器，每语人曰“破匏为尊，太古之制”，自号太朴山人^⑭。后来居上者更有周廉夫，号五峰。俞汝言称其“时其节候而取之，相材量质为尊、槃、壶、杯、勺、烛擎、熏炉，摩挲精润，声价在王应芳上。求之者不远燕、赵、秦、楚，以是给朝夕”^⑮。秀水曹溶对五峰尤为推崇，其《匏杯歌》曰：“郡中攻匏始王氏，其后模仿纷然多。……石佛寺僧称妙手，工惟急就亏揩磨。……东郊周生最晚出，家无尺帛颜常醜。穷思莽苍得其窍，尽刷怪诡还中和。终年黠参与神遇，欸起奏刀如掷梭。不规而成妙天质，因物纤巨无偏颇。瓶罍满眼总适用，譬若圣教陈四科。其间卓绝首觴器，琴轩书榻光相摩。……”（附录4）味诗意，所谓得窍，仍在尽去怪诡而归于自然。不受迫促，耐心摩挲，乃得与琴书相映，一室生辉，此石佛寺僧所不能及也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裁切天然葫芦制成多种居家器用，代有其人，且入清以后，其制愈精，其类愈备。惟取作饲鹰、系鸽、畜虫等供游乐之具，二三百年来，京中独盛，却少有人言及。

养鹰家取修长约腰葫芦，横置时蒂柄稍稍上翘者尤为合用，就上肚之半，随形开口，余半凹掬如勺，削去瓢子，磨光髹黑漆里，名曰“水葫芦”。出猎鸟雀，葫芦下肚贮清水，木楔塞之，系腰间随行。日夕饲鹰，置肉勺内，去塞平卧，水流入勺，鹰就之而食，水肉两足。本书所收两具乃驯鹞名家李凤山故物（图版48），三世家传，色泽红润，为水葫芦之至佳者。

系鸽放飞之哨有多种，取材葫芦者

⑥ 萧子显：《南齐书》卷五十二《卞彬传》。

⑦ 王恽：《秋洞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二十五页269，《四部丛刊》册74，据弘治刊本影印。

⑧ 钱载：《箴石斋诗集》卷六《杨忠愍公壶卢诗》并序，清刊本。

⑨ 同③卷十四《论别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》条。

⑩ 《嘉兴府志》卷三十三《物产》，光绪二年修本。

⑪ 据⑩卷三十三引文引。

⑫ 据《嘉兴县志》卷十六引文引，光绪三十二年修本。

⑬ 据曹溶：《匏杯歌》，见附录3。

⑭ 据⑩引文引。

⑮ 据⑫卷二十七《列传·艺术》引文引。

有大小葫芦、截口、众星捧月等名色，均用约腰葫芦之下肚为之，作为哨之主体。其上镶哨口，用匏或毛竹剜成。匏口发音嗡嗡然，视竹口为胜。本书所收鸽哨数对，皆五十年前制哨名家周春泉、陶佐文、吴子通等手制，经笔者火画文图（图版49—56）。请参阅拙著《北京鸽哨》一书^①。

^① 王世襄：《北京鸽哨》，1989年三联书店排印本。

以葫芦畜养冬日鸣虫，取其体轻，便于纳入怀中；性温，离怀而仍有暖

意；质松，有助虫声振动，发出好音。凡取材天生者，统称“本长”（“长”音zhǎng，乃生长之长），以别于“模子葫芦”（即范制葫芦）。

鸣虫之卵经人工孵化，培育成虫（俗称曰“分”，读去声，音fèn），使鸣于寒冬，有蝈蝈、札嘴、油壶鲁、蚰蚰、梆儿头、金钟六种，所用葫芦，形制各异，但均可从天然葫芦截取，详见下卷《鸣虫种类与所用葫芦》一章。

